

有种后宫 叫德妃

阿琐
/ 著

{ 贰 }

红颜弹指老
天下若微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有种后宫 叫德妃

阿琐
著

{ 贰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种后宫叫德妃. 2 / 阿琐著. — 北京: 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2015.4

ISBN 978-7-5502-4838-0

I. ①有…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9106号

有种后宫叫德妃. 2

作 者: 阿 琐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管 文

封面设计: 粉粉猫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8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0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4838-0

定价: 32.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
有种后宫
叫德妃



第一章	翊坤宫夺子	001
第二章	荷花池沉琴	037
第三章	教养四阿哥	065
第四章	皇帝的绿帽	089
第五章	与贵妃结盟	111
第六章	愿与君偕老	135
第七章	八阿哥降生	155

目录

有种后官
叫德妃



第八章	赐死郭贵人	179
第九章	离宫乐逍遥	205
第十章	无情的生母	231
第十一章	四妃的位置	259
第十二章	落水的宫女	271
第十三章	豪饮鹿血酒	283
第十四章	德嫔遭暗算	297



第一章

翊坤宫奇子

自从岚琪迁入永和宫，皇帝还是头一回登门，本以为会为了四阿哥的事不欢而散，岚琪却直冲到皇帝跟前来，一眼就看得玄烨心软。许久不见日日想念，哪里舍得就这么负气而去，彼此都为这件事伤心，再远远地互相推开，真不知要伤到何种地步，再好的情分也经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腾。

两人促膝长谈，彼此都一吐心事，阴郁了一整个月的心情登时好了。老天爷也似乎松了口气，今年初雪迟迟不来，这晚终于飘雪。玄烨翌日从永和宫出发去上朝时，路上积雪没过脚踝，众人直道瑞雪兆丰年。

之后连着几天，皇帝都在永和宫，伸长脖子看了一个月光景的后宫诸人，都悻悻然散了。有人说是贵妃促成好事，为的是感谢皇帝送她四阿哥；又有人说德嫔会博宠，这些年没点儿狐媚功夫，怎么守得住皇帝？但不管谁说什么，也没挑唆起承乾宫和永和宫的矛盾，如今一个守着孩子，一个安着胎，风口浪尖的两个人，相安无事。

转眼腊月就在眼前，这日惠嫔来翊坤宫闲坐，觉禅答应过来请安说了几句话后，郭贵人便厌弃地打发她走了。宜嫔挺着硕大的肚子靠在床上，最近越发喘气都辛苦，一声一声粗重地说：“惠嫔姐姐也替我教教妹妹，她总是这样可不好。”

惠嫔没说什么，倒是郭贵人自己辩驳几句后，不高兴地离开去看小公主，留下惠嫔和宜嫔。惠嫔近日常来翊坤宫，渐渐和荣嫔、端嫔倒疏远了，这会儿没见别的人在，才开口说：“本来看德嫔也有身孕，又为了四阿哥的事和皇上闹得不开心，想送新人去伺候皇上，没想到皇上留在永和宫不走了。德嫔真是好福气，我就这么眼瞧着她一步步和自己齐了肩，曾经还在我面前卑躬屈膝的人，如今倒是我上门去跟她说一句，大家都是一样的。”

宜嫔哼笑，不屑道：“真不晓得是皇上守得住，还是她豁得出去，挺着肚子也敢伺候。”

惠嫔眉头一抬，嗔笑：“你胡说什么呢？没羞没臊。”

“我可没胡说。”宜嫔压低了些声音，“皇上血气方刚的，这么些日子守着她，会不动情？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就没半点儿狐媚功夫？我不信。”

惠嫔手里转着半块吃腻味的点心，垂着眼眉说：“若真是如此，你后院那一个最管用了，长得那么好看，皇上不过是还没仔细看过罢了。”

宜嫔肚子不舒服，喘口气说：“姐姐还是等一等吧，那拉贵人的事风头还没过。”

这话说得惠嫔浑身发紧，没好气地说：“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宫里……也没个正经说法，她是被地震压死的，那件事不过是以讹传讹。”

“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可遮掩的？”宜嫔轻哼，瞧见宫女来换茶，先停了停，等人走了才继续说，“好好一个贵人压死了也不能随便发表，就这么潦草打发了，不可能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上头不说不过是觉得难看，何况人也死了，若是没死，指不定要怎么查呢。”

惠嫔脸色发白，怔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行了，我们心里有数就好，提起来做什么，没得惹事。”

宜嫔却冒出来一句：“大阿哥原是太子以下最尊贵的，如今子凭母贵，四阿哥他……”

话未说完，外头又有人进来，宜嫔恼火要责备，来的人却说：“荣嫔娘娘派人来请惠嫔娘娘，说戴答应有了身孕，让您一起过去瞧瞧。”

两人面面相觑，想了好久才想起来那个什么戴答应，不就是十月那几天莫名其妙被皇帝宠幸过的戴佳氏吗？怎么这么快就有了好消息？安贵人早年总说钟粹宫里养狐狸精，这哪儿是什么狐狸精，分明是送子观音庇佑的福地。

“瞧瞧，防得过来吗？”惠嫔扔了手里的点心，让宫女打水来洗手，之后匆匆赶往钟粹宫，心里五味杂陈，只明白一件事，宜嫔没说完的那句话她也知道，如今四阿哥子凭母贵，她的大阿哥已经被比下去了。

戴答应有孕的好事传到慈宁宫时，太皇太后正在佛堂诵经，苏麻喇嬷直等她出来才禀告，果然连老人家也想不起来谁是戴答应，后来听说是怎么回事，竟欣然笑着说道：“岚琪是有福的人，她身边的人也跟着沾福气。”

嬷嬷笑道：“您也太偏心了。”

太皇太后却说：“她那么好，我不偏心她偏心谁？别的人倒是来让我偏心一下，你去选选还有好的吗？”

嬷嬷劝：“您这话可不能对万岁爷说，好歹都是身边的人，小门小户里还

有吃醋打闹的事，何况皇室天家。”

太皇太后叹着：“你问我为什么那拉氏的事一准儿往惠嫔和宜嫔身上查，你且想想那天的事。她既然知道有身孕，还不顾危险去救岚琪，就一定是看好了才摔下去的，就想让我和皇帝念她心肠好。”

“奴婢倒觉得，若是如此，大可以说不知道有身孕，那样才显得没有动机。”不过苏麻喇嬷自己说完，就想起来，自言自语着，“主子的话有道理，若是假装不知道，非得摔出个好歹才能请太医，不然无缘无故请什么太医，宜嫔想得倒是周全，大概她就赌旁人不会往深里去想，毕竟谁也没看到当时发生了什么，德嫔娘娘也说是被她救下的。”

主仆俩说着话正往寝殿走，宫门前有人进来，是太后听说戴答应有喜，来给太皇太后道贺，那么巧太皇太后正想见她，娘儿俩和苏麻喇在殿内坐了，太皇太后说：“我有件事托付给你，之后你就不得闲了，你想好了应我，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

太后笑着说：“皇额娘这样客气，臣妾可心里犯嘀咕，是不是做了不好的事儿惹您生气了，什么事您尽管说，臣妾这一天到晚闲得，巴不得有事儿做。”

“那就好，我瞧着再没别人合适。”太皇太后目光深沉，略显严肃，“宫里头近来总有些麻烦事，可每一件又不痛不痒似有似无，咱们就不好下手治理，但年轻的妃嫔，是该敲打敲打了。”

太后似乎不大理解，茫然地应道：“您说。”

“宜嫔的性子还要历练，我看她还不适合抚养皇子，太医说她这一胎多半是个男孩，那么生下来养在翊坤宫就不合适。”太皇太后手里的佛珠缓缓轮转，气定神闲道，“可她到底在嫔位，孩子送去阿哥所或给谁都没道理，只有送去宁寿宫最合适。之后等宜嫔生了，若是皇子，就抱去宁寿宫，你要受累一些，奶娃娃不好带。”

太后听说能让她抚养一个孩子，心里很欢喜。她年轻时就守寡，膝下无子，宁寿宫里空荡冷清，那日子真真只有自己知道多难熬，一直有这个念想，就是不敢提，但此刻虽暗下里高兴，嘴上还是说：“只怕宜嫔不乐意，听说她性子直，若是跟皇上撒娇什么的，臣妾不怕她来闹，就怕闹得难看。”

“我会让太医安排，说她且要静养，由不得她闹。”太皇太后不以为意，说着，“你别想这是宜嫔的孩子，就好好想着是为玄烨抚养一个皇子，不用费心教育什么学识，养大了就好。”

太后吃了定心丸，心里更加乐意，但转念想万一生个公主，又要落空，正

失意，却听太皇太后又说：“若是公主，也送去给你养，就这么定了，我这里要宜嫔收敛，孩子是男是女都一样。”

这件事悄无声息地在慈宁宫定下，宜嫔浑然不觉自己已经失去了抚养亲骨肉的权利，腊月初四一朝分娩，辛辛苦苦生下五阿哥，可还等她仔细看孩子几眼，慈宁宫的懿旨就来了。

原以为是奖赏她生了皇子，谁知太皇太后竟一声令下，直接把才出生的小阿哥送去宁寿宫让太后抚养，瞧着是无上荣宠，实则是硬生生撕碎她的心。那一道懿旨后，虚弱的宜嫔一口气没缓过来，不等看着孩子送走就昏厥了过去。

再等她醒转时，产房里一切都收拾好了，之前的摇篮、被褥、玩具通通不见，仿佛她根本没十月怀胎，根本没生过什么孩子。

这件事如同雷厉风行的懿旨一样，迅速在宫内传遍，惠嫔吓得都不敢登门道喜，而闭门不出的岚琪听说时，只是眼眉也不抬地吩咐环春：“礼物备好了吗？你明天和钟粹宫里的人一起送去。”

“各宫都没有亲自登门，似乎怕宜嫔娘娘不高兴，锦禾已经过来传话，钟粹宫也只派宫女过去，布贵人和戴答应也不去。”环春说着，将准备好的礼物拿给岚琪过目，当日郭贵人产女，岚琪还热心给做了双虎头鞋，这一回宜嫔产子，她却只打发了环春准备。

岚琪搁下笔抬头瞧了一眼，见没什么不好的，但听见环春说布贵人和戴答应也不去，才问起：“姐姐她终究在宜嫔之下，不亲自去合适吗？”

“太医上禀两宫，说宜嫔娘娘产后虚弱，若要养好身子，且需静养数月，明年入了夏才能出门，太皇太后这才让太后帮忙抚养五阿哥，让宜嫔娘娘在翊坤宫好好养身体，夏天之前都不能出门，其他主子娘娘们自然也不便去做客。”环春将礼物又归拢好，轻声道，“奴婢觉得蹊跷，不晓得是不是为了玉泉山那件事，太皇太后发威了。”

岚琪不以为意，重新拿起笔蘸了饱满的墨汁，在红纸上写下斗大的福字，笑着问环春：“皇上每年过年都赐福字给六宫和王公大臣，我这里写好的，你们不嫌弃就拿回家去贴，愿不愿意？虽不是万岁亲笔，可这纸砚笔墨都是皇上钦赐的，我的字也是皇上教的。”

环春笑着说：“前几日您写坏的字也让玉葵几个藏起来了，说藏着值钱，被奴婢缴下骂了一顿，她们正不痛快呢。您这大福字赐下去她们该高兴坏了，奴婢先替她们谢主子赐福。”

岚琪很高兴，掀过一张红纸，又洒落地写下圆润饱满的福字，看了看心满

意足，才抬头继续说：“外头的事咱们不管，往后咱们永和宫里的事，也用不着别人来管。端嫔娘娘、布姐姐还有戴答应几时都能来坐坐，除此之外，都不要太亲近。对了，还有荣嫔娘娘，荣嫔娘娘比那几位好多了，她愿意来，自然也是座上客。”

环春见她不再写字，去打水来伺候洗手，自己也说：“近来荣嫔娘娘和惠嫔娘娘不怎么来往了，比从前生分好些。宫里人都在传，惠嫔娘娘如今是和翊坤宫走得近，和宜嫔谈得来，还因为有个觉禅答应住在那儿。”

岚琪嗔笑道：“我才说不要管别人的事呢？”

环春却道：“主子当然要清静，可奴婢得替您好好瞧着，您几时问起来，奴婢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才成。”

说话工夫，香月乐滋滋地捧着一提食盒进来，说是乾清宫送来的，不要主子谢恩，直接让她拿进来就成，又说：“来的是李总管的徒弟，说钦天监已经拟定封印的日子，今年早些，腊月十七就封印，咱们万岁爷能歇小半个月。”

岚琪也颇为憧憬，想着说：“一年一年真快，进宫时我还是个小丫头，转眼都要生第二个孩子了，额娘送我入宫时哭得跟什么似的，盼着我年满出宫，她怎么能想到自己闺女的命会这么好。”

香月说：“如今主子是娘娘了，您自己就能请夫人进宫过节，上头回一声就好，正好您二月里要生的，请夫人来帮衬着该多好。”

岚琪摇头，她心里早就想过了，此刻提起来才说：“皇上心疼我，别人已经咬牙切齿，我不能再做张扬的事，没了自重，也就没资格享福，上头还有贵妃和温妃娘娘在，我要有分寸。”

类似的话，苏麻喇嬷嬷曾经教导过荣嫔和端嫔，十几年的路走过来，荣嫔曾一度迷了方向，但舐犊情深也值得原谅，好在 she 迷途知返，早早和惠嫔撇清了干系。此次宜嫔的遭遇是慈宁宫给所有人的警醒，虽然有些事只是谣言风传，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一时都不敢接近翊坤宫，正好郭贵人脾气大，旁人也懒得去亲近。

这几日荣嫔都在宁寿宫忙碌，太后虽是宫里长辈，可一生无子，也没抚养过别的孩子，头一回送个孩子给她，还是才出生的奶娃娃，少不得手忙脚乱。纵然有乳母嬷嬷在，也觉得两眼一抹黑不知该怎么办。幸好荣嫔及时赶来，生育多次的她最有经验，钮祜禄皇后薨了后她又常在宁寿宫伺候，知道太后脾气，像模像样地告诉太后该怎么做，太后这才渐渐舒口气。

皇帝已赐名五阿哥胤祺，兄弟几个的名字都取“福”意，大阿哥胤禔、太

子胤初、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好听又吉祥。当初决定要从字辈改名时，玄烨在慈宁宫和苏麻喇嬷商议好久，如今也算皆大欢喜，孩子们有了字辈，瞧着就是一家兄弟，显得更亲近。

太后自得了胤祺，宁寿宫里不再冷冷清清，每日婴儿啼哭在她听来比敲锣打鼓的唱戏都有意思。若是胤祺笑一笑，太后就更欢喜，益发连慈宁宫请安都有些顾不上，太皇太后也不计较，说她养孩子要紧。

各宫各院也都来宁寿宫贺喜太后得了孙儿，正如当初太皇太后嘱咐，让她别想着这是宜嫔的孩子，只念着是给皇帝带个孩子，宫里妃嫔们似乎也暗下默契，来了都夸五阿哥好，没人提翊坤宫，更没人提这孩子的亲额娘。太后起先还觉得宜嫔多少有些可怜，但一天天过去和孩子越来越有感情，竟也不在乎他额娘是哪个了。

但这日荣嫔领胤祉和荣宪来请安，俩孩子由乳母带着围着摇篮玩耍，太后刚才抱了好一会儿正觉得疲惫，歪在外头炕上休息，荣嫔让吉芯给太后揉揉腰，太后受用了片刻就让她们都下去，只与荣嫔说：“翊坤宫近来什么样？昨天听见底下宫女嚼舌根子说宜嫔天天在屋子里哭，我心里惦记就做了一夜的噩梦，今早起来浑身都不舒服。”

荣嫔端茶来，笑着劝说：“您就不该惦记，五阿哥让您抚养是孩子和宜嫔的福气，又不是抱去别的宫里养，她哭什么？承乾宫里养着四阿哥，也不见德嫔哭，人家还好好的呢。”

太后喝了茶，舒口气说：“是这个道理，我抢她的孩子做什么，孩子还是喊她额娘，人家四阿哥可不喊德嫔额娘了，也没见德嫔闹。”

荣嫔哄着说：“您只管好好带着孙儿，等他长大了就能伺候您，咱们胤祉也一定会好好孝敬皇祖母，这几天臣妾不带他来，见天地闹，说想皇祖母了。”

“胤祉是个好孩子。”太后心情渐好，不多久又听见孩子啼哭，都围进来瞧，正抱着哄着，外头宫女禀告，说翊坤宫的郭贵人求见。

荣嫔与太后对视一眼，太后便说：“你带着胤祉和荣宪去吃点心，不必见她，我自有话说的。”

如此郭贵人进来时，并没见到荣嫔几人，在正殿给太后行了礼。太后问她几句话，兜兜转转就是不提孩子，郭贵人想开口，见太后如此态度，也不敢提了，坐不过一盏茶的工夫就离去。

荣嫔几人才往正殿来时，让俩孩子走在前头，自己和吉芯慢行几步，叮嘱

她：“瞧着翊坤宫的动静，还有他们后院那个觉禅氏，那样漂亮一个人，却不知长了颗什么心。”

这厢郭贵人满腔怒意回到翊坤宫，本是见姐姐日日垂泪心疼，才硬着头皮想来看看孩子，结果太后那样荤素不进，绕了半天就只说些有的没的，她小小一个贵人也不敢放肆。憋了一肚子火回来，进门就瞧见觉禅答应在宜嫔门前转悠，等再走近了看，竟然还抱着小公主。

“你是什么低贱东西，也配抱公主？”郭贵人不由分说就让身边人把女儿抢过来，看到觉禅氏漂亮得让人嫉妒的脸，恨不得上前撕碎了，抬腿就往她膝盖上端了一脚，看着觉禅氏跌下去，还骂着，“滚，去院子里跪着，没我的允许不许起来，我再瞧见你碰公主，就剁了你的手指头。”

觉禅氏跌在地上没动，惹得郭贵人更生气，吆喝身边的人把她拖去院子里跪着，还让她在膝盖下垫瓦片，发泄了好一通怒火才进门。里头宜嫔早冷了脸，没好气地说：“你闹什么呢，传出去多难听，恪靖一直在哭，我才让她抱出去哄一哄的。你啊……”

郭贵人自己抱着女儿坐在一边，也没好脸色地说：“姐姐往后可别让她碰恪靖了，她是什么东西。”

宜嫔看她，瞧这架势必然是在宁寿宫吃了瘪，果然听妹妹嘀咕：“太后真是古怪，让我见一眼孩子又能怎么样，藏着掖着，又不是她生的。”

“你闭嘴。”宜嫔急了，忙让桃红几人下去，指着妹妹说，“你这张嘴比安贵人都不如了，太后你也敢在背后嘀咕？她是守寡的人，你说这种话，不要脑袋了？”

郭贵人抱着女儿站起来，冲姐姐说：“姐姐曾说被钮祜禄皇后管头管脚日子不好过，我如今也不好过呢，姐姐从前就不是这样的人，怎么如今瞧我什么都不顺眼？您心里委屈，我就不委屈了？既然瞧着我厌弃，妹妹离了就是。”

撂下这句话，郭贵人抱着女儿就要去自己的屋子，才从正殿打了帘子出来，竟瞧见门前呼啦啦进来一群人，身着明黄龙袍的皇帝站在中间，郭贵人吓呆了，却不知玄烨一进门，就看到院子里大花盆边，跪着一个宫嫔服色的女人。

皇帝立在门前没再往里走，甚至都没理会已在门前抱着孩子行礼的郭贵人，是李公公匆匆过来问缘故，等他折回去禀告了几句，皇帝转身便离开。只有李公公又过来，尴尬地对郭贵人说：“万岁爷说宜嫔娘娘这里既然在教规矩，万岁爷就不便多插手，改日再来瞧瞧宜嫔娘娘。请贵人传句话，请宜嫔娘

娘好好调理身子。”

郭贵人听得目瞪口呆，对着李公公跪着都没记得站起来，直到李公公走了，边上几个宫女才来搀扶她。郭贵人把公主交给乳母，渐渐回过神，怒火冲天，疯了似的冲进院子里，扬手一巴掌扇在觉禅氏的脸上：“贱人，都是你害的，你怎么不死了才好？”

玄烨这里离了翊坤宫，便往永和宫去，本是觉得宜嫔好歹生了皇子，不管之前的事如何，他都要继续制衡各宫轻重，和宜嫔的关系还不至于到那么糟的地步，今天心情好想来看看她，谁晓得进门就见到那种光景，玄烨最恨凌虐之事，当然扫兴了。

但进永和宫前，玄烨却叮嘱身边人：“不必让德嫔知道这些事，她心善听了要不舒服。”不管是怕她听见虐待的事不高兴，还是不想她觉得自己是不去翊坤宫才来永和宫，在皇帝心里没有比呵护好岚琪的心更重要的了。

玄烨立时调整心情，进门就听见嬉笑声，还有香月发急说：“主子再给奴婢写一张，绿珠姐姐又抢了我的。”

玄烨走进来，瞧见屋子里铺天盖地的红纸头，一张张斗大的福字写得饱满圆润，但也有写歪的和没写好的，胜在红纸绚丽，满目喜气洋洋。

见皇帝来了，一屋子人都跪地行礼，岚琪跪在炕上挺着肚子，被玄烨拉着坐下，她嗤笑地上的人：“你们瞧瞧，就顾着和我闹，皇上来了外头都没人支应，永和宫越发没规矩了，我可要叫李公公好好教训你们。”

玄烨笑她：“明明是你班门弄斧在这里显摆，写成这样的大字也好意思送人，她们哄着你高兴，却还要挨骂。”说着竟挥毫泼墨，顺手就拿岚琪的笔亲手写下几张大福字，让环春几人拿去，她们不敢，玄烨却说：“朕赐大臣的都是金沙写的，不一样，你们拿去吧。”

几人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各人分了一张大福字，又三跪九叩地谢恩，岚琪却嚷嚷：“我的呢？你们不稀罕了，不许扔啊，我可写好半天了。”

环春几人不理她，忙着收拾奉茶，不多时就散了。岚琪噘着嘴不高兴，推推玄烨说：“她们本来都觉得臣妾很厉害，哪儿有您这样不给人脸面的，往后臣妾再写字她们就要笑话了。”

玄烨见她如此可爱，一屋子主子奴才尊卑分明之外又亲如家人，心情真是好，搂在怀里就往脸上亲了口，突然计上心头，拿过红纸头，握着岚琪的手一笔一画写下个字，可岚琪却越看越不明白，收笔时，入目一个“祚”字。

“胤祚。”玄烨说，“等你生了儿子，就叫胤祚。”

“皇上。”岚琪心里颤了颤，她念的书不少了，知道祚字固然也是福，可还有……

“不喜欢？”玄烨笑意浓浓，却不知究竟有没有细思量那些含义。

“喜欢。”岚琪即答，双手小心翼翼捧起红纸，添了这个字，一方红纸似也变得沉重。

她心里明白，福之外，祚字另有帝位国祚之重，是她万万不能替儿子应承的，可她又想，四阿哥送给佟贵妃的事已经伤了玄烨一次，若在孩子的名字上再横加阻挠，只怕还要伤了他。她的男人是君主是帝王，自有常人所不能企及的骄傲，玄烨说过要给自己无上荣光，这又何止是一个字？

玄烨欣然，拿过红纸又细细端详，笑着说：“下一回拿金沙写了，更有气魄，这一胎若是女孩子也不打紧，咱们总还会有儿子，你就好好收着。”

“皇上。”岚琪还是开口，听见“金沙”“气魄”几个字眼，她到底忍不住了，握着玄烨的胳膊，真诚地看着他说，“皇上可知，‘祚’字之重？臣妾很喜欢，也感激皇上恩宠，可臣妾也替儿子惶恐，更矛盾着不愿辜负您的心意。”

玄烨轻轻将大手覆在她纤纤玉指上，柔软地触在掌心，安宁惬意感直往心里钻，他笑着说：“朕有分寸，朕不会胡来，说一句不敬不孝的话，朕不会做先帝曾经的荒唐事，朕还有皇祖母约束，有朝臣规劝谏言，你放心。”

“皇上是说，太皇太后已经答应用这个名字？”岚琪很意外。

“皇祖母若不点头，朕岂敢？皇祖母和朕自有打算，朝臣们若非议，朕也有应对之策，这并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皇祖母和朕守护皇室传承的信念，有些话朕不能对你说，不是你不能听，而是真的不愿说出口。”玄烨认真地回答她，安抚她，“你这样自重，朕很欣慰，皇祖母也会欣慰。岚琪，如果四阿哥不送走，他会有更好的额娘来教导他，朕始终遗憾。”

岚琪心里一酸，但又坚强地说：“子以母贵，贵妃娘娘又如此疼爱孩子，臣妾没有遗憾，更不后悔。”

玄烨眉骨微动，他竟从没想过什么子凭母贵的事，大概在他心里岚琪从不低微，才不会想到这一层。莫名地，因这一句话，他完全释怀了四阿哥的事，捏着岚琪的手说：“还是那句话，你是个好额娘。”

知是太皇太后已经点头的事，乌雅岚琪心里再没有负担，踏踏实实替未出生的儿子接受了这个赐名。此刻听玄烨夸赞她，一时飘飘然，脸上如花绽放的笑容看得玄烨好生喜欢，两人放下各自的包袱说悄悄话，自在闲适地度

过一日。

之后的日子直至春节，皇帝分居承乾宫、咸福宫和永和宫，荣嫔、端嫔等其他几位偶尔见一面，总之佟贵妃、温妃之下，无人能与德嫔相比。乌雅氏挺着八九个月大的肚子，照样将皇帝留在寝殿。旁人眼巴巴望着永和宫紧闭的大门，猜不透这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究竟哪儿讨人喜欢。

年节里，各宫各院有资格的都请旨邀家人进宫小聚，嫔位以上唯有温妃和德嫔没请旨，但钮祜禄家的人还是主动向皇帝请旨跑进宫来，只有永和宫德嫔娘家的人没进宫。玄烨问过两次，岚琪都说往后有的是日子，他也不再勉强。

这日初六，佟国纲、佟国维二府夫人入宫向贵妃请安拜年，恰遇明珠夫人也携女眷入宫，二位佟夫人以礼相待，可明珠夫人自认皇族出身高人一等，并没将她们放在眼里，不曾看一眼就走开，更不要说过来笑脸打招呼，弄得妯娌二人很尴尬。

佟国纲系骁勇武将，其妻自也不比那些柔弱妇人，哪怕有些年纪了，仍不改说话直的习惯，之后与弟妹一起见了贵妃，大佟夫人当着侄女的面就说：“惠嫔在宫里什么光景？怎么明珠府的女人见人鼻子是朝天冲的，就不怕眼睛不看路，一跤摔个大马趴？”

贵妃在家时就爱大伯母不拘小节的性子，大伯父戎马一生，是她崇拜的大英雄，比不得明珠这类文臣靠几根花花肠子哄着主上，在她眼里伯父这样金戈铁马打江山的，才是真正股肱之臣，这会儿听伯母说笑，也乐呵呵道：“伯母一会儿出宫时瞧瞧，指不定又碰上了，要是明珠夫人真摔个大马趴，您可得上去搀扶一把，好好给说说。”

佟夫人见女儿和长嫂这样开玩笑，心里觉得不合适，只在一边安静坐着。不多久乳母领着四阿哥来，过了周岁后四阿哥长得更快，胖胖的小腿越来越有劲儿，被乳母扶着才跨进门就自己摇摇晃晃跑向贵妃。贵妃将他抱个满怀，柔柔地问着：“让额娘摸摸肚子，胤祺饿没饿？”

佟夫人看着心里很是感慨，女儿连着两次小产，太医断言难再有身孕，且看皇帝对她一直不曾疏远，但长久以来没什么动静，可见太医所言并非武断。家里老爷常对她抱怨，说些女儿小时候身子没调理好之类的话，佟夫人一直忍耐着。

那日听说皇帝将四阿哥送给贵妃，她心里落了好大块石头，对这个孩子也当亲外孙一样看，可又时常听丈夫唠叨几句，知道抱养的孩子也有养不熟的，更重要的是，孩子的亲额娘还在，若是默默无闻之辈也就算了，偏偏还是

皇帝最喜欢的妃嫔，如今想来，总还有些顾虑隐忧。

“伯母，您回去可要和大伯父说说，等咱们四阿哥长大了，请大伯父教侄外孙骑射功夫，如今宫里头阿哥多了，可不兴他放着自家侄外孙不管，反而去教别的阿哥。”佟贵妃霸道地与伯母撒娇，“我可是知道的，大阿哥今年要学骑射功夫，您让伯父靠边站，今天明珠夫人假模假样的事儿你也去给说说，别让大伯父去教什么大阿哥。”

大佟夫人连连称是，笑着说哪儿有不教自家孩子，跑去管别人的道理。贵妃心满意足，之后要带胤禔去吃饭，也请伯母和母亲入席。大佟夫人领着四阿哥走在前头，佟夫人喊了女儿说：“贵妃娘娘，臣妾有些话说。”

贵妃方才就见母亲神情不自在，知道她是多虑之人，但心情好也不愿计较，慢走几步问母亲：“额娘在家受委屈了吗，那些小蹄子又兴风作浪了？”

佟夫人苦笑道：“她们能怎么折腾，知道你在宫里是贵妃，谁敢欺负我？臣妾不是说家里的事，是看娘娘如此疼爱四阿哥，才有些顾虑。”说着瞧瞧四周无外人，青莲也去膳厅了，才轻声道，“娘娘笃定德嫔不会再要回孩子吗？万岁爷那么喜欢她，到底为什么把四阿哥送来，臣妾问过老爷几句，他说他私下和皇上不论君臣时聊过几句，也不算求，但那么巧，之后没多久就把四阿哥抱来了，他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总是件好事吧，还有比送个大胖儿子来更好的事吗？”佟贵妃明媚的眼睛里满是得意，挽着母亲说，“额娘听没听过钮祜禄皇后的传言，阿玛曾跟我透露过几句，当初皇上立她为后，也是有些条件的，其中一条就是要她照拂德嫔。不论如何大家都明眼瞧着，最初和乌雅氏针锋相对的是钮祜禄皇后，但自皇上有意无意表明立后之心起，她可就处处帮着乌雅氏了，临了的日子里也是乌雅氏在身边，我就猜想这个缘故是不差的。”

佟夫人不大明白：“娘娘想说什么？”

佟贵妃嘴角一扬，笑容里似乎掺杂了许多情绪，口中只是说：“我和乌雅氏之间也没少折腾，我曾几次三番地折磨她，但不论怎么做也没压垮她，皇上还是那么喜欢她。我心想也许皇上是希望我以后别再欺负她，才会把孩子给我，好让我看在孩子的分儿上，和她好好相处。额娘，你说我想的对不对？”

母女俩都停下了脚步，佟夫人心疼地看着女儿：“娘娘心里委屈？”

佟贵妃却笑：“白得了儿子，什么苦也没吃，我还委屈什么？”

可佟夫人了解女儿，看得出她眼底藏着不愿表露的情绪，唯有安慰她：“臣妾瞧着，四阿哥和您很亲，自小养在您身边的，不怕将来有二心，抚育之